


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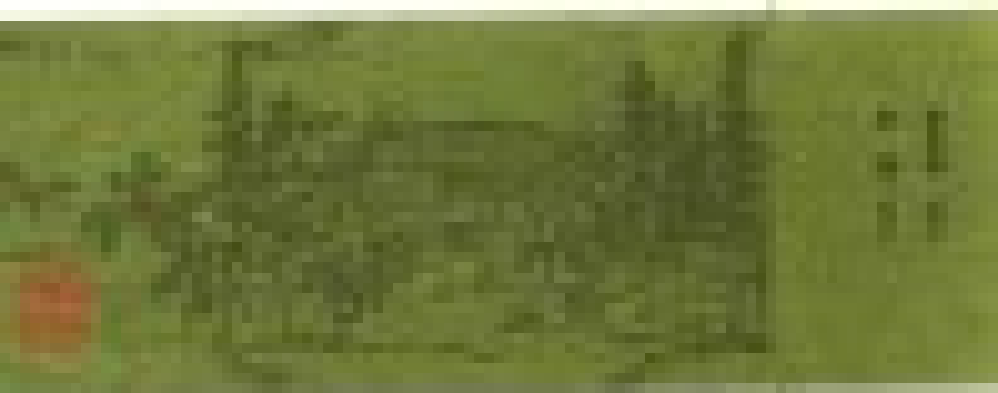
欧阳修文

黄公渚 选注
申利 校订



歐陽修文

卷一百一十五





民国国学文库

MIN GUO GUO XUE WEN KU

欧阳修文

OU YANG XIU WEN

黄公渚 选注

申利 校订



长江出版传媒



崇文书局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欧阳修文 / 黄公渚选注 ; 申利校订. — 武汉 : 崇文书局, 2014. 8

(民国国学文库)

ISBN 978-7-5403-3452-9

I. ①欧… II. ①黄… ②申… III. ①古典散文—散文集—中国—北宋 IV. ①I264.41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4)第 135349 号

民国国学文库 欧阳修文

出版发行:崇文书局

地 址: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B 座

印 制:武汉中科兴业印务有限公司

开 本:145×210 1/32

印 张:5.375

版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版

印 次:2014 年 9 月第一次印刷

书 号:ISBN 978-7-5403-3452-9

定 价:13.80 元

法律声明:本作品之装帧设计、出版、发行等著作权均受有关国际版权公约和我国法律保护。任何非经我社许可的仿制、改编、转载、印刷、销售之行为,我社将追究其法律责任。

法律顾问:湖北高驰律师事务所 邱启雄

总序

冯天瑜

作为汉字古典词，“国学”本谓周朝设于王城及诸侯国都的贵族学校，以与地方性、基层性的“乡校”“私学”相对应。隋唐以降实行科举制，朝廷设“国子监”，又称“国子学”，简称“国学”，有朝廷主持的国家学术之意。

时至近代，随着西学东渐的展开，与来自西洋的“西学”相比配，在汉字文化圈又有特指本国固有学术文化的“国学”一名出现。如江户幕府时期（1601—1867）的日本人，自18世纪起，把流行的学问归为三类：汉学（从中国传入）、兰学（从欧美传入，19世纪扩称洋学）、国学（从《古事记》《日本书纪》发展而来的日本固有学术）。19世纪末、20世纪初，中国留日学生与入日政治流亡者，以及活动于上海等地的学人，采借日本已经沿用百余年的“国学”一名，用指中国固有的学术文化。1902年梁启超（1873—1929）撰文，以“国学”与“外学”对应，强调二者的互动共济，梁氏曰：“今日欲使外学之真精神普及于祖国，则当转输之任者，必邃于国学，然后能收其效。”（《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》）1905年国粹派在上海创办《国粹学报》，公示“发明国学，保存国粹”宗旨。这里的“国学”意为“国粹之学”。该刊发表章太炎（1869—1936）、刘师培（1884—1920）、陈去病（1874—1933）等人的经学、史学、诸子学、

文字训诂方面文章，以资激励汉人的民族精神与文化自信。从此，中国人开始在“中国固有学术文化”意义上使用“国学”一词，为“国故之学”的简称。所谓“国故”，指中国传统的学术文化之故实，此前清人多有用例，如魏源（1794—1857）认为，学者不应迷恋词章，学问要从“讨朝章、讨国故始”（《圣武记》卷一一），这“讨国故”的学问，也就是后来所谓之国学。

经清末民初诸学者（章太炎、梁启超、罗振玉、王国维、刘师培、黄侃、陈寅恪等）阐发和研究，国学所涉领域大定为：小学、经学、史学、诸子、文学，约与现代人文学的文、史、哲相当而又加以综汇，突现了中国固有学术整体性特征，可与现代学校的分科教学相得益彰、彼此促进，故自20世纪初叶以来，“国学”在中国于起伏跌宕间运行百年，多以偏师出现，而时下又恰逢勃兴之际。

中国学术素有“文、史、哲不分家”的传统，中国学术的优势与缺陷皆与此传统相关。百年来的中国学校教育仿效近代西方学术体制，高度分科化，利弊互见。其利是促进分科之学的发展，其弊是强为分割知识。为克服破碎大道之弊，有人主张打通文、史、哲壁垒，于是便有综汇中国人文学的“国学”之创设，并编纂教材，进于学校教育、家庭教育、社会教育，其先导性教材结集，为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原商务印书馆由王云五策划并担任主编的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《学生国学文库》。所收均为四部重要著作。略举大凡：经部如诗、礼、春秋，史部如史、汉、五代，子部如庄、孟、荀、韩，并皆刊入；文辞则上溯汉、魏，下迄近代，诗歌则陶、谢、李、杜，均有单本，词则多采五代、两

宋。丛书凡 60 册，已然囊括了“国学”之精粹。其鲜明之特色是选注者掺入了对原著的体味，经史诸书选辑各篇，以表见其书、其作家之思想精神、文学技术、历史脉络者为准。其无关宏旨者，概从删削、剔抉。选注者中不乏叶圣陶、茅盾、邹韬奋、傅东华这样的学界翘楚。他们对传统国学了然于胸，于选注自然是举重若轻，驾轻就熟。这样一份业经选注者消化、反刍的国学精神食粮自然更便于国学入门者吸收。

这样一套曾在 20 世纪初在传播传统文化、普及国学知识方面起到重要作用的丛书即便今天来看也是历久弥新。崇文书局因应时势，邀约深谙国学之行家里手于原辑适当删减、合并、校勘，以 30 册 300 余万言，易名《民国国学文库》呈献当今学子。诸书均分段落，作标点，繁难字加注音，以便省览。诸书原均有注释，古籍异释纷如，原已采其较长者，现做适当取舍、增删。诸书较为繁难、多音多义之字，均注现代汉语拼音，以便讽诵。诸书卷首，均有选注者序，述作者生平、本书概要、参考书举要等，凡所以示读者研究门径者，不厌其详，现一仍其旧。

这样一套入门的国学读物，读者苟能熟读而较之，冥默而求之，国学之精要自然神会。

是为序。

校订说明

丛书原名《学生国学文库》，为20世纪二三十年代商务印书馆王云五主编《万有文库》之子系，为突显其时代印记现易名为《民国国学文库》，奉献给广大国学爱好者。

原丛书共60种，考虑到难易程度、四部平衡、篇幅等因素，在广泛征求专家意见基础上，现删减为34种30册，基本保留了原书的篇章结构。因应时势有极少量的删节。

原文部分，均选用通用、权威版本全文校核，参以校订者已见做了必要的校核和改订。为阅读的通顺、便利，未一一标注版本出处。

注释根据原文的结构分别采用段后注、文后注，以便读者省览。原注作了适当增删，基本上保持原文字风格，之乎者也等虚词适当剔除，增删力求通畅、易懂，避免枝蔓。典实、注引做了力所能及的查证，但因才学有限疏漏可能在所难免。

原书为繁体竖排，现转简体横排。简化按通行规则，但考虑到作为国学读物，普及小学知识亦在情理之中，故而保留了少量通假字、繁体字、异体字，一般都出注说明，或许亦可增加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扩大知识面。

生僻、多音字作相应注音，原反切、同音、魏妥玛注音，均统一改现代汉语拼音。

国学读物校订，工作浩繁，往往顾此失彼，多有不当处，还望读者指正。

丛书校订工作由余欣然统筹。

绪言

一 欧阳修之生平

欧阳修，字永叔，唐太子率更令询之后。吉州永丰人，生于宋真宗景德四年六月二十一日。父观，泰州军事判官。修四岁而孤，依叔父晔居随州。母郑氏，教以读书为文。仁宗天圣八年，举进士甲科。补西京留守推官。入朝，为馆阁校勘，与修《崇文总目》。范仲淹贬饶州，司谏高若讷以为当黜，修贻书责其不知羞耻，高上其书，坐贬夷陵令。徙乾德令，武成军节度判官。召还，进集贤司理。又出通判滑州。庆历三年，知谏院，拜右正言。仁宗嘉其敢言，尝曰：

“如欧阳修者，何处得来！”同修起居注。遂知制诰，故事，知制诰必试，特除之。宋初以来，知制诰免试者，仅杨亿、陈尧佐及修三人。奉使河东。还为龙图阁直学士、河北都转运使。党论兴，杜衍、韩琦、范仲淹、富弼相继罢去，修上疏极谏。忌者遂因修孤甥张氏狱，以赀产事中之，落职，出知滁州，自号醉翁。徙扬州、颍州。至和元年，还为翰林学士兼史馆修撰。奉使契丹，其主命贵臣四人押宴，曰：“此非常制，以卿名重，故尔。”知嘉祐二年贡举，痛抑时文险怪之习，文格以变。加龙图阁学士，权知开封府，承包拯威严之后，简易循理，不求赫赫名，京师亦治。《唐

书》成，拜礼部侍郎，为枢密副使。六年，参知政事，预定策立英宗为皇子。英宗立，“濮议”起，修谓称本生父为皇伯无据，御史吕海等诋为邪议。神宗即位，蒋之奇、彭思永等，以飞语连其子妇，劾修，罢为观文殿学士，知亳州。移青州、蔡州，更号六一居士。熙宁四年，以太子少师致仕。五年闰七月，卒，年六十有六，赠太子太师，谥文忠。著有《居士集》五十卷，《外集》二十五卷，《易童子问》三卷，《外制集》三卷，《内制集》八卷，《表奏书启四六集》七卷，《奏议集》十八卷，《杂著述》十九卷，《集古录跋尾》十卷，《书简》十卷。

二 欧阳修在文学史上之位置

中国文学，自汉魏以后，骈俪盛行，词藻富丽，其病也，扞扯堆砌，不务实际。唐时韩愈氏出，始以古文为倡，冀以“挽狂澜于既倒”；故有“文起八代之衰”之誉。实则愈虽创为古文，而俪偶习气，尚间有存者，朱晦庵谓：“其文亦变未尽。”殊非苛论。且因数百年积习之深，当时除愈外，仅有柳宗元及李翱、皇甫湜等，同为古文，亦不尽为时人所从。是以经唐末五季，以至宋初，四六文仍盛行，且变本加厉，务为新奇。僻涩如“狼子豹孙，林林逐逐”，怪诞如“周公俘图，禹操畚鍤，傅说负版筑，来筑太平之基”之类，皆见时文。剽剥故事，支离破碎，甚者若俳优之词，文体大坏。杨亿、刘筠辈，学问虽博，不能自拔于流俗，反吹波扬澜，助其声势，一时称“西昆体”。韩柳之文，早已束

之高阁。独欧阳修于举世不为之日，与尹洙、苏舜钦兄弟等，提倡古文，不遗余力。据修《记旧本韩文后》，乃于十五六时，在随州李氏家壁间敝筐中，检得《韩文》六卷，脱落颠倒，几无次第，乞归读之，爱其深厚雄博，苦心探讨，至忘寝食。后官洛阳，始与尹洙等议论，并出所藏《韩集》，补缀校定，以资倡率。又因试士衡文，深革时弊，务求平淡典要，凡怪僻知名之士，尽黜之。所举如曾巩、苏轼兄弟等，后皆为古文大家。苏洵、王安石，亦修所荐举。事后，器薄之徒，伺修出，聚噪于马首，街逻至不能制，修屹不为动，卒变文风。在修之前，虽尚有柳开、穆修等，为之椎轮，然仅去华就实，虽稍近古而未尽变化之妙，未若修之博大。故就中国文学史地位而言，修实为韩愈后提倡复古，推翻偶像文学之第一伟大作家。

秦汉诸子以降，文章作风，约其大端，可分为“阳刚”、“阴柔”二类，其说创于清桐城姚鼐。鼐《复鲁絜非书》云：

“其得于阳与刚之美者，则其文如霆，如电，如长风之出谷，如崇山峻崖，如决大川，如奔骐驎；其光也，如杲日，如火，如金鏐铁；其于人也，如凭高视远，如君，如朝万众，如鼓万勇士而战之。其得于阴与柔之美者，则其文如升初月，如清风，如云，如霞，如烟，如幽林曲涧，如沦，如漾，如珠玉之辉，如鸿鹄之鸣而入寥廓；其于人也，渗乎其如叹，邈乎其如有思，暖乎其如喜，愀乎其如悲。”

可谓形容尽致。惜抱书又云：“宋朝欧阳曾公，其才皆偏于柔之美者也。”尤为知言。盖修为文，虽得力于昌黎，然昌黎文格雄伟，得之于阳刚；而修则变而为阴柔，其风神独妙处，又非韩之所有。吴敏树谓：“欧珍旧本《韩文》如异宝，而为文辄不类。”不类云者，即“阴”“阳”“刚”“柔”之判也。后世作者，如明之震川，清之方姚，所谓桐城一派，其文往往夷犹澹宕，“阴柔”多而“阳刚”少，渊源所自，非修莫属。故修实为阴柔古文家之先河，即谓其为桐城派作家之初祖，亦无不可。

三 关于欧阳修文章之评论

欧文在文学史地位，既如上述。至关于其文章之评论，亦复不一，兹列举当时诸人所推称者以见一斑：

“文备众体，变化开阖，因物命意，各极其工，其得意处，虽退之未能过。”——见吴充《欧阳公行状》。

“得之自然，非学所至，超然独骛，众莫能及，譬夫天地之妙，造化万物，动者植者，无细与大，不见痕迹，自极其工。”——见韩琦《欧阳公墓志铭》。

“著于礼乐仁义之实，以合于大道，其言简而明，信而通，引物连类，折之于至理，以服人心。”——见苏轼《居士集序》。

“论大道似韩愈，论事似陆贽，记事似司马迁，诗赋似李白，此非予言也，天下之言也。”——同上。

“天才有余，丰约中度，雍容俯仰，不大声色，而义理自胜，短章大论，无施不可。有欲效之，不诡则俗，不淫则陋，终不可及，是以独步当世，求之古人，亦不可多得。”——见苏辙《欧阳文忠公神道碑》。

“形于文章，见于议论，豪健俊伟，怪巧瑰琦，其积于中者，浩如江河之停蓄；其发于外者，烂如日星之光辉；其清音幽韵，凄如飘风急雨之骤至；其雄辞阔辨，快如轻车骏马之奔驰。”——见王安石《祭欧阳文忠公文》。

“文章逸发，醇深炳蔚，体备韩马，思兼庄屈，垂光简编，焯若星日，绝去刀尺，浑然天质，辞穷卷尽，含意未卒，读者心醒，开蒙愈疾。”——见曾巩《祭欧阳少师文》。

以上所举，或不无言过其实，及阿私所好之处，然其以为自汉以来，五百余年，始得一韩愈；自愈以来，三百余年，始得一欧阳修；推崇之词，则几于众口同声，后人亦无可异议者也。

大抵修之为人，天怀乐易，性情肫挚，故其文章，亦委曲纾徐，神韵绵邈，特多抒情之作；而又博极群书，好学不倦，遂能刷削凡猥，出以自然。朱晦庵云：“欧阳好处，只是平易说道理，初不曾使差异底字，换却寻常底字。”又云：“欧阳公文字，敷腴温润。”姚惜抱云：“欧公能取异己者之长，而时济之。”近人吴曾祺云：“其平生所历，往往能各见性情，不肯于风格之正。”均为笃论。惟曾文正有

言：“文之以情胜者，多悱恻感人之言，而其弊常丰缛而寡实。”此虽在修，有时亦不免此病。故包世臣《艺舟双楫》，于修之序记，即有“庸调”之讥；吴曾祺亦云“不善学者，习其腔套，便有依响附声之诮”也。

顾修之为文，其苦心孤诣，不肯草草将事处，迥非后人率尔操觚、徒为油腔滑调者所可比拟。修尝谓谢希深曰：

“余平生所作文章，多在三上，乃马上、枕上、厕上也，盖惟此尤可以属思尔。”（见《归田录》）周必大云：“前辈尝言公作文，揭之壁间，朝夕改定。”叶梦得《石林燕语》云：“欧阳文忠晚年，取平生所为文，自编次之，今所谓《居士集》者，往往一篇至数十过，有累日去取不能决者。一夕大寒，烛下至夜分，薛夫人从旁语曰：‘寒甚，当早睡，胡不自爱自力？此已所作，安用再三阅？宁畏先生嗔耶？’公笑曰：‘吾正畏先生嗔耳。’”惨澹经营，可以概见。在翰林时，尝草春帖子词，仁宗见其篇篇有意，叹曰：“举笔不忘规谏，真侍从之臣也。”虽小品文字，亦自不苟，其他可知，后学者当以是为作文之法。

四 本编选文杂评

欧阳修全集，计百五十余卷，卷帙繁富，其中除制诰、奏议、经说、时文、诗词、杂著以外，散文作品，不下数百篇，故历来各家选本，取舍不同，出入互见，本编抉择其尤为精粹者，凡四十六篇，加以诠释，以便学者研求。更就所

选各篇，采录旧闻，间亦参以鄙见，略为品评，俾资参考之助。

（一）赋

赋为风雅变体，取工骈俪，古文家罕所沿袭，《居士集》亦不多见。

《秋声赋》，描写精灵，末以人世忧劳致慨，于悲秋中寓警悟之意，可谓神品；东坡《赤壁》《黠鼠》诸赋，多取法于此。

（二）论

欧阳修之论，平直详切，盖多进御之作，此体为宜。

《本论》，渊源于昌黎《原道》，而特多探原之说，前人谓“欧公《本论》不行，则昌黎《原道》终为虚设”，洵不诬也。至拈礼义二字，为辟佛根本，尤与理学诸儒断断于心性之争者不同，见识高绝。

《朋党论》，以“小人无朋，君子则有”二语，为一篇纲领，征引佐证，确凿不移，所谓“以子之矛，陷子之盾”者是已；文亦明白晓畅，易于启悟。

《纵囚论》，以“不近人情”推出太宗好名之心，一发破的；通篇反复驳诘，精悍犀利，作伪者直无所置喙。

（三）墓志

修文名冠一时，故所作铭章亦特多，于《江邻几文集序》，曾自言之；虽亦不免有谀墓之时，然其述生平朋友之丧，及存亡离合之感，则声泪俱下，情文交至，不可多得

也。

《资政殿学士户部侍郎文正范公神道碑铭》，典重翔实，无一毫溢美之词，而范公之为社稷之臣，自然可见，此修平生第一经意文字；至叙范吕晚年交欢事，尤足以表范公光明磊落之襟怀。

《石曼卿墓表》，章法极变化，叙次亦明净无枝蔓；后幅慷慨激昂，不负曼卿之奇节矣。

《河南府司录张君墓表》，空明澄澈，毫无滞机；叙盛衰生死之际，尤为呜咽。

《胡先生墓表》，庄重不佻，自与其人相称。

《泂冈阡表》，借太夫人口中缕述先德，造语极有分寸，而太夫人之贤亦自见；中叙太夫人处，寥寥数言，安贫乐道之怀，跃然纸上，有画龙点睛之妙；末言己之立身，本于先泽，词亦得体。为文不事藻饰，而语语咸从真心情中流露而出，诵之使人感动，旧记谓：“碑成渡江，为龙神所取，以朱圈文中‘祭而丰不如养之薄’八字。”语虽无稽，然其文章价值，信足惊天地而泣鬼神也。

《张子野墓志铭》，与尧夫墓表，同一沉痛，二张与修交厚，而仕宦不进，无功业可以铺张，琐叙平昔交游雅故，感慨系焉，转觉一往情深；描写处亦极生动。

《孙明复先生墓志铭》，写来便与西汉经师相似；铭词奇崛，逼肖昌黎。

《黄梦升墓志铭》，通首只写其有文不遇，节奏之美，

可泣可歌；铭词即引梦升文以发其哀，亦有叫应。

《尹师鲁墓志铭》，修以尹为文，简而有法，因取其意而为之，即得其体，尹妻怒其简略，固请添换，后卒请韩琦别为墓表；修有《论尹师鲁墓志》一文，略谓：“述其文曰：‘简而有法。’此惟春秋足以当之；举其愿与范公同贬，及临终语不及私二事，则平生忠义，穷达祸福，不愧古人可知；又铭文云云，其语愈缓而意愈切，诗人之义也。”参看是文，便悟此篇用意结撰处。

《太常博士尹君墓志铭》，首尾均以师鲁衬说，情文相生，章法井然；中叙子渐愤惋以卒，感慨淋漓；铭词凄咽动荡，有变徵之声。

《湖州长史苏君墓志铭》，因子美得罪，缘其妇翁杜公之故，即从杜氏叙起，势极排奭（ào，突兀）；篇末唱叹而出之，尤为悱恻动人。

《梅圣俞墓志铭》，章法全仿昌黎《贞曜先生墓志铭》，而出以深婉，盖圣俞诗穷，略如东野，而欧梅交情，亦不亚于韩孟，故有意为之。

《徂徕石先生墓志铭》，不多假事迹，但述其平生志趣所在，与其大节气概，读之如见其人；文亦峥嵘酣恣之至。

《南阳县君谢氏墓志铭》，通篇用圣俞悼亡口气，情文自佳；盖妇人墓志，无奇节伟行之可称，又不可为哀怆于邑之词，最难著笔，虽昌黎为之，亦不能见长，此篇独为有致。